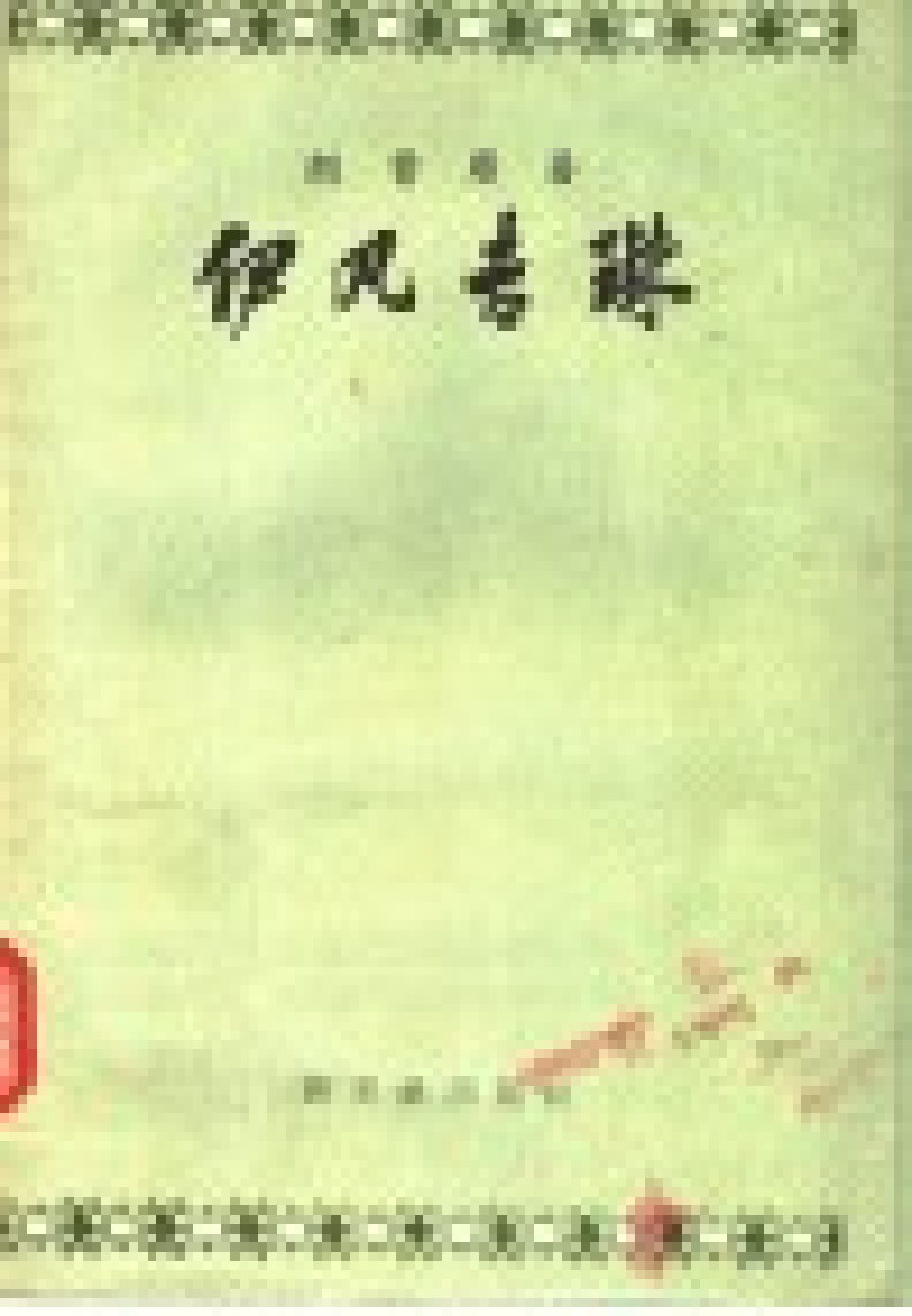


朗 費 羅 著

# 伊凡吉琳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伊凡·吉琳





# 伊凡吉琳

〔美〕朗費羅著

李平滙譯 譚時霖校

新文藝出版社

· 1957 ·

## 內 容 提 要

伊凡吉琳是記述一个少女忠实于爱情的叙事詩。

主人公伊凡吉琳是一个阿喀第少女；在她和她的爱人嘉布里即將結婚的那天，殘暴的英国殖民者借一个莫須有的罪名便派軍沒收了阿喀第人的土地和财产，并且把他們全部流放到遙遠的地在动乱中，多少人家顛沛流离，骨肉分散，这一对即將結婚的情人不幸走散了。但伊凡吉琳始終忠实于爱情，在漫長的岁月里，她艰艰辛，跑遍天涯海角去寻找嘉布里尔。最后她在一个医院里找到时，他已經是一个兩鬢斑白、即將病死的老人了。

在这首長詩里，詩人不仅歌唱了一对情人忠实于爱情的美德更重要的是通过伊凡吉琳的不幸的遭遇，揭露了殖民主义者給人造成了多大的苦难。

H. W. Longfellow

EVANGELINE

本書根据 George Bell & Sons, London 版本譯出

李平瀟譯 譚時霖校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041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3/4 插頁 8 字數 44,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4,500 定價(7) 0.44 元



朗 費 罗

## 前 言

伊凡吉琳这个故事是根据英国早期在美洲北部开拓殖民地时所发生的一次悲痛事件而写的。

一七一三年，阿喀第，即现在的罗瓦·斯珂細亞①由法国割讓給大英帝国。这次变动，好象沒有征求过当地居民的意願，因此，費了很大的力气才劝使他們宣誓忠順于英国政府。此后不久，法国和英国在加拿大又重开战端，阿喀第人被指控在波·塞汝被包围的时候曾經以粮食和軍火援助法国人——阿喀第人是法国人的后裔，并且和他們有千絲万縷的友誼的联系。这个指控是否有事实根据，并没有經過确切可靠的調查，然而，头脑單純的朴实的阿喀第人結果却遭到了絕大的灾难。英国政府下令把他們逐出他們的家园，把他們通通驅散到另外一些离开他們亲爱的土地很远的殖民地去。这个决定直到执行的办法已經考虑成熟，并立即付諸实施的时候才通知当地的居民；这时候，殖民地的長官召集全体人民到会，

向他們宣布說，他們的土地、房屋和各种牲畜都被沒收，归英王所有，又說，他奉命把他們用船迁移到远方的殖民地去，并且在上船以前必須把他們看管起来。

这一首詩就是敘述牽連在这些悲慘的事件中的几个人的命运的。

- 
- 阿喀第——即現在加拿大东部的罗瓦·斯珂細亞，是一个濱海的省份。“阿喀第”是它从前的法国名称。

## 第一 部

这儿是原始的森林。低声细语的松树和桦树上满布着  
藓苔，披复着绿叶，在朦胧的微光中显得幽暗，它们  
直立着，好象古代的督伊德<sup>①</sup>，发出悲哀的预言之声，  
好象白发苍苍的竖琴师，蓄着长垂胸前的胡须。  
波涛轟隆的毗鄰的海洋在它的岩穴中大声呼号，  
用凄厉的声調酬答森林的悲愴的哀鳴。

这儿是原始森林；可哪里有当年跳动在树蔭下的那些心  
臟，

它們曾跳动得那么活跃，宛如小鹿在林地里听到獵人的  
声音一样？

那一片茅屋的村庄，阿喀第农人的家，在甚么地方？

他們的生命好象那潤澤山林的江河平平静靜地流过，  
蒙上了尘世的阴影，可是却反映出天堂的表象。

美好的田园荒蕪了，农人們一去就不再回来！



他們象落叶和尘埃一样的飞散，任十月的狂风  
襲击着它們，把它們高高卷起，远远地洒落在海洋上。  
一切都化为烏有，只留下美丽的格朗·柏村的傳說。

你們这些相信爱情坚忍不渝、給人希望的人，  
你們这些相信妇女忠貞的美德和力量的人，  
請听这林中的松树现在还歌唱着的哀惋的傳說；  
請听这阿喀第——快乐的人們的家乡——的爱情故事。



- ① 督伊德——是紀元前高盧人和不列顛人中的一种僧侶。他們握有最高的权柄，可以制定法律，征收捐稅，并經常拿活人作牺牲，供献他們所信奉的神。

## I

在阿喀第的土地上，在迈拿士海灣的海岸上，  
那可爱的格朗·柏村子远离尘嚣，安静地  
躺在那肥沃的山谷里。广大的草原伸展在东方，  
把它的名字赋予这个村庄●，又供给无数的牛羊以牧场。  
农人们费了说不尽的辛劳亲手修起来的堤堰  
挡住了汹涌的潮水；可是在这一定的季节里，闸门  
却打开着，欢迎海水任意地在草地上徘徊荡漾。  
在西边和南边，一片片的麻田、果园、稻田  
都没有牆垣，辽阔地延伸在平原上；再向北方眺望，  
突立着布伦米登岬和古老的森林；高高在群山之上，  
海雾搭起了它们的篷帐；来自浩大的大西洋的迷雾  
凝视着这快乐的山谷，可是从来不自它的高处下降。  
在山谷的田野的中央，躺卧着那阿喀第人的村庄。

用橡树和栗木作骨架，房屋建筑得非常坚固，好象亨利王朝时代诺曼底<sup>②</sup>农民修造的房屋一样。屋顶上盖着茅草，还开着屋顶窗；尖角形的飞檐支出在下面的地阶上，遮护着房屋的门口。在那儿，在恬静的夏天的傍晚，当夕阳明晃晃地照耀着村庄的街道，把烟囱上的风标镀上金光，这时候，主妇和姑娘们戴着雪白的帽子，穿着蓝的、绿的和深红的罩衫，拿着纺竿纺绩着金黄的亚麻，供给那唠叨的织布机，它们嘈杂的飞梭在屋里发出的响声和纺车的旋转声、姑娘们的歌声混成一片。教区的神父庄重地从街上走了过来，孩子们停止嬉戏，去亲他伸出来为她们祝福的手。可敬的神父从她们当中走过；主妇和姑娘们站起来，用亲热的欢迎的言辞招呼他徐徐地来到。这时候，劳动的人们从田里回家来了，太阳从容地落入它安息的地方，暮色到处弥漫。转瞬便听到钟楼上

- 
- ① 按格朗·柏村现在的名称是下霍尔登。“格朗·柏”意为大草原，所以诗人说：“把它的名字赋予这个村庄。”
- ② 亨利王朝——这儿指法国国王亨利第二（1519—1559）、亨利第三（1551—1589）和亨利第四（1553—1610）。  
诺曼底：法国北部的一个省份。

悠揚地傳來晚禱的鐘聲；在村庄的各个屋頂上，  
一縷縷淡藍色的炊烟，宛如馨香的烟云繚繞，  
从多少人家的爐灶里——和平安乐的家屋里裊裊上升。  
朴实的阿喀第农人就这样相亲相爱地居住在一起  
——居住在上帝和人类的愛里。正如擺脫了  
暴君統治的恐怖，他們也擺脫了猜忌，共和国的流弊。  
他們的門戶沒有上鎖鍵，他們的窗子也沒有檻杆；  
他們的屋舍開朗，好似白晝，也好似屋主人的心田。  
这儿最富有的人也貧穷，而最貧穷的人生活也富裕。

离这村庄稍远一点，靠近迈拿士海灣的邊緣，  
伯納迪·貝麗芳登，格朗·柏最富裕的农人，住在  
他美好的土地上；和他生活在一起，管理家事的是  
溫柔的伊凡吉琳，他的女儿，这村庄引以自豪的姑娘。  
这经历了七十个冬天的老人，体格壯健，仪表堂堂；  
他愈老愈強壯，如同一棵蓋着雪花的橡树一样；  
他的头发潔白如雪，两个臉頰好似橡树叶一般的棕黃。  
这度过了十七个夏天的姑娘長得一副好模樣。  
眼儿黑幽幽，如同路边的荆棘上長的漿果一样，  
黑幽幽的，在她棕黃色的头发下閃着多么柔和的光芒！  
她的呼吸和草場上吃草的奶牛的气息一样芬芳。

在忙碌的收获时节，她正午时给收刈庄稼的人送去一瓶瓶的家酿的麦酒，啊，多美丽啊，这位姑娘！

礼拜天早上，当塔楼里的铁钟向空中播出神圣的音响，好象神父用牛藤草给会众洒播圣水，把幸福撒落在他们的身上，她带着念珠和祈祷书走过那长长的大街，戴着诺曼式小帽，穿着蓝色罩衫，带着耳环：这时候，她更显得秀丽漂亮；

这耳环是从前从法国带来，以后当作传家之宝，由母亲留传给她的孩子，这样地相传了好几代。

当她做完忏悔，带着上帝的祝福安详宁静地回家去时，一道天国的光辉——那更其灵秀的美，照射着她的脸庞，环绕在她的身上。

当她走过去了，就好比优美的音乐突然中断。

用橡木的桷椽牢牢的修建，这个农夫的房子站立在一个俯瞰海洋的山边；一株绿叶成荫的枫树长在大门前，一团忍冬草围着它绕成一个圆圈。

门廊的雕刻非常简单，下面设有座位；一条小道穿过一个广大的果园，消逝在那草原中间。

枫树下面有几只蜂箱，它们被一个庇檐所盖罩，这庇檐和旅客们在偏僻地区的路边所看见的一样，建造在为穷苦人或多福的圣母象设置的木盒上●。

再过去，在小山的斜坡上有一口水井和長着青苔的水桶，桶上箍着铁皮，桶边有一个飲馬的水槽。

在北边，替房屋遮擋风暴的是許多仓房和农家的庭院：在院子里，有大輪子的馬車、古老的耕犁和鉄耙；有养羊的棚欄；在裝飾着羽毛的宮闕里，神气十足的火鷄在高視闊步地逛蕩；一只雄鷄在喔喔地啼叫，那叫声好似从前使忏悔的彼得悚然惊吓的鷄声一样①。

那些仓房都装滿了粮草，它們自成一个村庄。仓房的山形牆上远远的突出一个茅草屋頂；一道扶梯在遮蔽风雨的屋檐下通达到那香噴噴的谷仓。

- 
- ① 从前，在信奉天主教的地区，常常在大路边上看见一种信箱似的、用几块木板釘成的小木盒。在盒子里，有的供奉圣母象，有的放着几块面包和一些飲料以供过路的穷人取食。
- ② 这是聖經中的一个故事。耶穌被他的門徒犹大以三十块錢的代价出賣給法利賽人。当法利賽人的祭司長派人把耶穌捉去时，彼得便“远远的跟着耶穌，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接着，法利賽人便來盤問他，說他是同“耶穌一伙的”，但彼得“发咒起誓的說”他“不認得那个人”，因为耶穌在被捕以前曾囑咐彼得在“今夜鷄叫以前要三次”否認他認識耶穌。不久，鷄叫起来了，“彼得想起耶穌所說的話……就出去痛哭。”（見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十四到七五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三三到六三节）

屋檐下还有鸽房，栖息着一双双天真柔顺的鸽子  
在絮絮不休地诉说情肠；可是在上空多变的微风中，  
无数喧闹的风信鸡却嘎嘎地歌唱着风云的变幻无常。

与上帝和世人这样和睦相处，这格朗·柏的农夫  
靠着他美好的田园生活，伊凡吉琳则经营他的家事。  
多少年青人，当他们在教堂里跪着，翻开祈祷书时，  
却把眼光倾注在她身上，把她看作他虔诚崇拜的圣人。  
能触摸到她的手和她的衣服边缘的人是多么高兴！  
有些求婚的人趁着寂静无人的黑夜来到她的门前，  
当他敲着门，等待着听她的脚步声时，不知道  
哪一样东西敲得更响：是那铁的门环，还是他的心房？  
或者在村子里欢度那快乐的守护神的节日时，  
他的勇气增长，跳舞时紧紧捏着她的手，低声地  
匆匆说几句爱慕的话——它仿佛是音乐的一个乐章。  
在求婚的人当中，只有年青的嘉布里尔才受到青睐；  
这嘉布里尔·勒耶纳士是铁匠巴西尔的儿子；  
巴西尔在村子里人人敬仰，很有威望，因为  
从开天辟地以来，不管哪个时代，不管哪个国家，  
铁匠的手艺总是受到人民的尊重和赞扬。  
巴西尔是伯纳迪的朋友。他们的孩子从幼小的童年

就在一起成長，好象兄妹一樣；神父費利希安——村子裏的傳教士兼教師，曾教他們讀書識字，用的是一樣的書本，還有教堂的聖歌和平易的歌辭。每當唱過了聖歌，又做完了一天的功課，他們就急急忙忙跑到巴西爾那鐵匠的熔爐旁。在那兒，他們站在門口用驚訝的目光向他張望，看他把馬蹄放在他的皮圍裙裏就好似弄玩具一樣，用釘子把蹄鐵釘在馬腳上；這時候，車輪的鐵箍在他身旁躺着象火蛇一樣，圓圓地盤在一堆炭渣上。常常在秋天的夜晚，當外面夜色蒼茫的時候，鐵匠鋪的每一個縫口和縫隙都好象在迸射火光，他們暖暖地站在熔爐旁，守着那動作不息的風箱，當風箱停止呼叫，火花在灰燼中熄滅了時，他們愉快地笑着說，火花是修女，走進了禮拜堂<sup>①</sup>。冬天裏，常常乘着雪橇，快如那俯衝的鷹鳥，他們躍下那邊的山腰，飛快地滑過草地上。

---

① “……火花是修女，走進了禮拜堂”——這是阿喀第人的一種有風趣的諺語。在日耳曼民族中也有類似這種諺語的說法：當一張燃燒着的紙發出一個一個的火花時，他們便說：“人們走出禮拜堂去了。”而最後一個火花則被稱為“牧師”。



在仓房里，他們常常爬到栋梁上窺看那鬧喳喳的鳥巢，用渴望的目光寻找那奇异的石头，这石头是燕子从海边衔回来医治它雛兒的眼睛，使它重見天光①；在燕子窝里找到了那块石头的人是多么幸运！

几个年头很快地就这样过去，他們已經不再是小孩。他已是个勇敢的少年，他的臉堂好似黎明的太阳，用它的光輝使大地欢跃，使心中的思想变成行动。她也已經是个妇人，具有妇人的心思和願望。

“圣·攸莱里的阳光”②，她被这样称道，农人們相信，有了这种阳光，苹果才会纍纍地結滿他們的果园。她也一样，会給她丈夫的家庭帶來喜悅和富饒，使它洋溢着爱情，养育臉兒紅紅的兒郎。

## II

現在又到了这样一个季节：夜晚漸次寒冷，漸次漫長，那隱退的太阳又进入了天蝎宮③。

群群的候鳥穿过阴沉的天空，从那冰封的荒涼的北方海灣飞到热帶的島嶼的岸边。

庄稼已經收割回家了；森林中的树木猛烈地和九月的狂风搏斗，好似从前和天使搏斗的雅各④。